

古聖先賢的發祥地？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Chinese_articles.html



筆者年少時很喜歡聽劉家昌譜曲填詞的【中華民國頌】，其歌詞如下：「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瑪拉雅山，峰峰相連到天邊。古聖和先賢，在這裡建家園；風吹雨打中，聳立五千年。」然而，在這些慷慨激昂的歌詞背後，我只有空洞而模糊的概念。

最近，內子和我決心要到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跑一趟，不過，到這些高原地帶不是鬧着玩的，習慣在低窪地方生活的人，霎時間可能因為不適應高山稀薄的空氣而缺氧，這高山症（又稱高原效應）會令人感到不適，如頭痛、頭暈，甚至構成生命危險。一九八五年香港影星許冠傑曾經到尼泊爾高原拍攝【衛斯理傳奇】的外景，當時許冠傑只有三十七歲，而且身體健碩，但怎料到他卻罹患了高山症，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夠復原。筆者認識一些二十多歲的朋友，他們來到西藏拉薩的頭一天已經支持不住，要原地返回。當地導遊對我們說，在去年他親眼見證了四個人由於高原效應而離開這個世界。

有鑑於此，在起程之前我們做足了準備功夫，我們首先到海拔高度是二千二百三十米的青海西寧市逗留兩天，然後再乘坐火車到海拔高度為三千八百米的拉薩。火車逐漸爬升，讓我們的身體逐漸適應高原的稀薄空氣。

在拉薩停留了幾天之後，我開始拉肚子。由於腹痛肚瀉也可能是高原效應所致，故此導遊勸我到醫院檢查一下。坦白說，當時筆者有點猶豫，因為從前我聽過許多關於中國大陸醫療的恐怖新聞，例如假疫苗事件。但當時我幾乎沒有選擇，結果到了醫院做檢查。一般來說，在水平高度下，正常含氧量是百分之九十八；在三千八百米的高原，含氧量會跌至百分之八十四至八十七。醫生發現我的含氧量是百分之九十一，血壓的上壓是一百一十七，而化驗的糞便亦沒有異常，這只是虛驚一場。

不過，前往西藏和喜馬拉雅山的障礙並不只是限於高原效應的威脅，在整個行程中旅客都要經過重重關卡的檢查。由西寧到拉薩，我們需要乘坐火車二十二個小時，所以我們在火車上過了一夜。在凌晨三點鐘時，突然之間一名查票員打開車廂的房門，二話不說就開了燈，並且要求查票。被吵醒之後，我再沒有好好睡過。

由拉薩到喜馬拉雅山的旅遊巴士上面，有一位警察在車上沿途保護我們，而巴士中亦有錄影系統。在旅途中我們不時說笑話和唱歌助興，一些團友要求我演唱劉家昌的【梅花】，梅花是中華民國的國花，團友再三要求，我仍然再三拒絕唱這首歌。其實，這是芝麻綠豆的小事，我相信在車上的警察也不會介意，但是我不想旅程中節外生枝。

不過，這位警察自己也要小心。在某次行程中，一些團友提早回到旅遊巴士，他們見到旅遊巴士司機的身邊有幾個人，起初團友以為他們是司機的朋友，但原來他們是前來突擊檢查那位警察的便衣。中國政府監管制度的嚴密，真是令人佩服！

經過萬水千山，一行人終於進入了喜馬拉雅山的珠穆朗瑪峰景區。珠穆朗瑪峰又名聖母峰，是世界第一高峰，其海拔高度為八千八百四十八米。我們當然沒有能力攀登珠峰，頂多我們只能夠到海拔五千二百米的大本營遠遠遙望珠峰，由於雲層太厚，彷彿天地同體、煙雪相連，起初我們都不樂觀。裊裊薄霧如一層輕紗，把珠峰包圍起來；接近珠峰時，聖母逐漸卸下身上神秘的白紗，但頂尖的臉龐仍然是虛無縹緲。突然間，聖母來一個華麗轉身！展現出白雪皚皚、高聳穿雲的秀臉，所有人都雀躍不已，我拿着相機不停地按掣。然而，我突發奇想，珠峰固然是地球上第一高峰，但與天相比，她只不過是俯伏在這穹蒼腳踭下的一堆頑石。



這原本是一場歷經萬苦千辛，甚至冒着生命危險的尋根之旅，然而，在尋根之後，我卻有一份莫名的失落感。中華文化發祥於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而喜馬拉雅山是梵文，珠穆朗瑪峰則是藏文，意思是「大地之母」，故此台灣人稱之為「聖母峰」。可以說，劉家昌的歌詞是不對的，五千年前華夏的古聖先賢並沒有在青海高原或者喜馬拉雅山腳下建立家園。然而，當人們糾纏於政治、歷史、文化這些大問題時，本來是興奮的經歷，可能會變得索然無味，甚至令人煩惱。

我不禁想起了許冠傑【衛斯理傳奇】的主題曲【宇宙無限】，這首歌的其中幾句是：「人在世，有太多私心與紛爭，似不知一切輕重如毛造的針，瑣碎像塵。」

2016.6.24